



音乐剧

幸福纪念日

Memorial Day for Happiness

郑辉

角色：

妻子：梅好

丈夫：魏来

朋友：安萍

其他：可用真名实姓

第一部分

音乐 (music)：深沉，忧伤，迷失 (dark, sad, lost)

场景：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正在炒菜。

魏来下班回到家。

魏来：“我回来了。” 魏来看了梅好一眼。

梅好：“噢。” 梅好继续炒菜，看也没看魏来。

魏来脱下外衣，挂在衣帽架上。拿着他的书包径直走向计算机，开始上网看中文。

梅好回头看了魏来一眼，失望的叹了一口气，并轻微地摇摇头。

梅好（端着炒好的菜向餐桌走去）

梅好独白：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家，一个死气沉沉，冷冰冰的家。唉！

这位是谁？室友？比室友糟糕多了。室友，谁也不用伺候谁。这，天天给他洗衣服，做饭，也得不到一句感谢。对了，他就是我老公。

您瞧，他这副德性，回到家就把电脑一支。这个家除了他那台电脑，就没有他关心的事儿。更别提到厨房来，跟我说说话，帮个忙啥的。

梅好重重的把菜放到餐桌上。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们俩，是移民来的加拿大。刚来头两年，他上学，我在面包店打工。每晚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讲他在学校看到或听到的事，我呢，大事儿，小事儿，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也总是和他唠唠叨叨，叽叽呱呱的。后来他毕业了，也顺利的找到了工作。我呢，也不用那么辛苦地打工了，重新回到学校，学了个我喜欢的专业。我俩整天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候我们住在租来的一室一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几件家具，生活真的有点苦，也挺累，可是，就是这间又小又简单的小家里却满满的都是我们的快乐，和有时间就腻在一起的我们。

再后来，我也毕业了，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很快，我们的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好了，买了房子，买了车。可就是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家就变成了现在这

样，他抱着计算机狂看，关心中国大事，关心世界大事，比联合国秘书长还忙。我的电视剧也是看了一部，又一部。我们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时候家里安静的出奇，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除非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对路子，铿铿锵锵的，吵得天翻地覆。唉，真希望可以回到过去，现在，唉，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唉。

梅好高声说“吃饭了。”

魏来慢慢地，依依不舍的离开计算机，走到饭桌前，一看桌上什么都没有，有些情绪地对梅好说：“饭不是还没做好哪吗！”

梅好一听，后背一下就挺直了，一边把炒好的菜盛在盘子里，一边没好气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把菜摆好，把饭添好再请您了喽！”

魏来：“我可没那么说。你要帮忙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的！”

梅好“难道你就不能主动的来帮帮忙吗？你也上班，我也上班，我挣的钱也不比你少，凭什么你下班就有资格坐在电脑前，什么都不管，还得让我伺候你？”梅好重重的把菜盘放在桌上。

魏来没好气地说：“什么叫你伺候我？以后你要不愿意做就别做。”魏来也把筷子重重的摔在桌子上。

梅好阴阳怪气的说：“那行啊！从明天起，你自己做！”

魏来没铿声。

梅好又理直气壮起来：“不铿声了吧。你说，从结婚到现在，哪顿饭是你做的？要是指着你，早就喝西北风了。”

魏来：“喝西北风也比这样好。天天就是吵吵吵，有意思吗？”

梅好：“没意思。”

饭桌摆好。梅好阴阳怪气说：“老爷，饭已经摆好了，您请用吧，慢慢吃，别咽着。”

魏来瞪了梅好一眼：“你少废话”

魏来坐下，端起碗开始吃饭。

梅好也坐下，端起碗：“什么是废话？难道我说错了吗？”

魏来：“得得得得。。。。这饭还让不让吃？你还有完没完？”

梅好把刚端起来的碗重重的放回桌子上，生气的说“天天吃气饭，早晚得死于胃癌。”

魏来瞪起眼睛：“你说谁哪？”

梅好也瞪起眼睛：“说我自己。”

梅好生气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穿上，没好气的说：“您请自己慢慢的，好好的享受吧！”

梅好打开门，往外走。

魏来“你去哪儿？”

梅好头也不回的说：“不用你管！”重重的关上门。

音乐 (music): 深沉, 忧伤, 迷失, 寒冷 (dark, very sad, lost, very cold)
场景: 浑暗的大街

梅好一个人幽幽地在街上走着，浑暗的街灯就象她的心，冷飕飕的天气使得她把大衣又紧了紧。她无助的抬起头来，望着黑乎乎的天空，委屈地问：“过去的幸福，甜蜜和浪漫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的婚姻现在成了痛苦，折磨和困扰？我该怎么办？”

这时，迎面走来一人，“小梅。”

梅好抬起头，“安萍姐。”

安萍关切地问：“怎么一个人散步？为什么不叫魏来陪你？”

梅好没镗声。

安萍：“瞧你这委屈样儿，又和老公吵架了？”安萍友好地拉着梅好的手。

梅好无奈地说：“我们俩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这种日子过得真是没劲透了。真的，安萍姐，有时我真觉得我连继续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真想干脆放弃了。唉！要是有人可以帮帮我就好了，可有人又能帮得上哪！唉！”

梅好突然意识到，抱歉地说：“哎，安萍姐，别留你在这听我发牢骚，你快忙你的去吧。”

安萍没走，反而轻轻地搂着梅好的肩，非常温柔地说：“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位可以帮到你的，他以前也帮过我们，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帮助我们呢。”

梅好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那是谁呀？”

安萍肯定地说：“耶稣。”

唱：“有一天 - 盛晓玫”

梅好迷惑的，灰心地说：“安萍姐，你说的虽然很好，可我们家的事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安萍继续搂着梅好的肩，非常自信的说：“耶稣能让我们家重归正途，也一定能让你们家起死回生。”

梅好没作声。

安萍继续热情地说：“我们教会今晚刚好有关于夫妻沟通方面的团契活动，你跟我一起去。”

梅好想拒绝：“可我不信教。”

安萍：“没关系，去听听呗，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呢”

梅好反正也不想回家，就轻轻地说：“那，好吧。”

梅好和安萍一起往教会走。

梅好：“安萍姐，你家许大哥也上教会吗？”

安萍：“去。他今天要加班，要不他一定去。”

安萍从包儿里掏出个笔记本：“你看我带的笔记本就是为他带的。他让我做好笔记，等回家在向他传达。”

音乐 (music): 轻松, 愉快 (relaxed, pleasant)

场景: 教会, 弟兄姐妹们在摆放椅子和诗歌本。

需要九位弟兄姐妹参与, * 根据你教会的团契形式自创

安萍：“大家晚上好。”

一个姐妹：“安萍来了，你家老公哪？”

安萍：“他加班。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安萍把梅好领到众人前：“这是小梅。”

梅好微微地向大家点点头：“大家好，我叫梅好，梅花的梅，好人的好。”

一姐妹热情的一边与梅好握手，一边说：“你的名字真好听，梅好，美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其他人也一一来热情的与梅好握手，表示欢迎。

梅好真希望自己的情绪可以好些，她强打精神，强装笑脸的与和她握手的人说着谢谢。同时，梅好有点好奇，悄悄地打量着这些人，心想：“怎么他们看起来都象安萍姐一样的轻松，愉快，一副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老天爷真不公平。”

人路路续续的来齐了。一位弟兄招呼大家，安萍拉着梅好站在她边上。

这位弟兄(主席)说：“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在开始。照惯例，首先欢迎新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让我们来欢迎她，并请她做下自我介绍。”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梅好，安萍也鼓励地凑向梅好：“没事，简单地说两句就行。”

梅好看看安萍，怯怯地站起来：“大家好，我叫梅好，梅花的梅，好人的好。我是和安萍姐一起来的，谢谢。”

大家一起鼓掌，有人大声说：“这名字真好听。”“你父母真会起名字。”

唱“爱的真谛”

团契部分：分享夫妻吵架十诫（九位弟兄姐妹 + 安萍 一人一句说并简单解释）



唱“爱我们的家”

梅好走向前伤心自言自语：我也想爱我的家。如果幸福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去珍惜，去宽恕，去付出，而我又如何能做到这些呢？这里的人看上去那么高兴，对人那么亲切，难道他们说的这位上帝真能改变一个人，真的能改变我的生活吗？

音乐 (music)：希望 (hope)

场景： 浑暗的大街

从教会出来，梅好的心情明显地好了很多，她跨着安萍的胳膊慢慢地走着。

安萍问梅好：“小梅，你觉得讲的怎么样？”

梅好想了想：“挺有道理的，但我觉得做起来不太容易。尤其是吵起架来，哪还有什么道理，什么艺术。不过，我喜欢你们唱的歌，我很感动。你们那儿的人看起来都那么温柔，那么平和，你说，你们教会里的夫妻都不吵架吗？”

安萍：“那你觉得我和我们家老许哪？”

梅好颇有感慨地说：“你们俩多好呀。什么时候看见你们都是手牵着手晒幸福。”

安萍看着梅好非常认真的说：“是啊，现在的我俩真的是很幸福。”

梅好：“我就很羡慕你们。”

安萍：“其实我们以前没这么幸福。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我想到过离婚，甚至是自杀。可是为了孩子，死也不行，离也不行。真的，痛苦就象一座沉重的大山。我们的朋友在中间帮我们调解，没用，找心理咨询，没用。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全没用。我们就这样彼此折磨着，没一天好日子。

梅好：我和魏来现在就是这样，彼此折磨着，又有什么意思，两个人都痛苦，还不如干脆离了算了。

安萍：离婚哪有你想像得那么容易。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上说：‘要想离婚，找律师，要想和好，找牧师’，我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刚好我的一位同事邀请我去教会，因为不想待在家里，就答应了，心想，没准找牧师真能行。

梅好：牧师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挽救死亡的婚姻吗？

安萍：其实呀，不是找牧师，而是上帝。我第一次去了教会。这样一去，就再也没离开过。我们的情形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我都不记得了。先是大吵改小吵，小吵改不吵，改成商量，讨论，改成能看到对方的优点。这中间，老许也来了教会。现在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当我的心门被上帝的钥匙开启，我看到了我的骄傲，自大，也看到了我对家庭和对另一半的亏欠，真的很惭愧。

梅好：我想，我也可能又骄傲自大的一面，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安萍：其实人都是非常软弱的。当我们回到家里，不在需要任何伪装时，人的罪性也会随之暴露无遗，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婚姻。**上帝是爱的源头**。在我被上帝爱着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看事务的眼光开始变了。以前老许那儿那儿在我眼里都不对劲，后来竟变成看他那儿那儿都不错。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想想真是又好笑，又不可思议。

梅好认真地听着：许大哥人就是很好。

安萍继续说：“从谈对象，结婚，生孩子，到现在，这二十几年一路走来，到今天我们才真正品到爱情的甜蜜，尝到了幸福的甘甜。今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爱和恩典。圣经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唱：恩典够用 - 盛晓玫

安萍：“心情好点儿了吗？”

梅好：“好多了，谢谢你，安萍姐。”

安萍：“到家了。别再吵了，啊。”

梅好轻轻地点点头。

安萍：“心里要还是不痛快，可以和上帝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

梅好：“谢谢你，安萍姐。”

音乐 (music): 思考 (thinking)

场景: 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轻轻地打开门, 看到魏来坐在电脑前, 本已转好的心情一下就荡然无存, 她摇摇头, 心想: “没救了。”

魏来见梅好开门, 马上说: “回来了。”

梅好不愿意答理魏来, 没鏗声。

魏来继续说: “你去哪儿了? 正想着要去找你呢。”

梅好没好气儿地说: “想着? 能想得起来找我?”

梅好指着电脑, 讽刺着魏来: “我不回来不是正好, 有电脑陪着你, 海阔天空的, 多长知识, 多好呀。”

魏来没答腔, 转回头继续打电脑。

梅好把大衣挂好, 然后闷闷地走进卧室。心里烦透了,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起安萍的话: “心里要还是不痛快, 可以和上帝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

梅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缓缓地跪在床前, 微微地扬起头, 轻轻地闭上眼睛: “神啊, 你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 你真的爱每个人吗? 我不想吵架, 我想过快乐的生活。神啊, 你听到了吗? 我觉得好累, 请你帮帮我吧。”

唱: 上帝听祷告

第二部分 (part two) - 几个月以后

场景: 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正在炒菜, 一边哼着歌, 一边轻轻地随着音乐摇摆着身体。

菜炒好了, 装盘, 梅好端着这盘菜, 随着音乐, 踏着舞步, 跳着, 转着, 把菜轻轻地放在餐桌上。红白格的桌布配上一支开放灿烂的巴西菊, 再加上两菜一汤, 看起来即浪漫又有情调。梅好坐在餐桌旁, 看看手表, 说到:

已经6: 30了, 魏来说, 六点钟就到家的。这要是在以前, 我肯定已经生气了, 可是我发现自己现在对魏来有很多忍耐和理解了,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发脾气了。和

安萍姐去教会已经快一年了，上帝的话使我有很大改变。教会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其实丈夫在外面可能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内心却可能很脆弱。他们需要妻子不断去鼓励，去赞美，去担待。你们说呢？趁等魏来这功夫，我干脆读一段圣经。（林后5：17-19）

门开了，魏来回来了。
梅好合上圣经，抬起头。“回来了。”

魏来：“啊，今天有点塞车，要不早到家了。”

梅好非常好心情的边说边走向魏来，接过魏来的包，并把包放在电脑桌旁。“快去洗手，吃饭。”

魏来把大衣挂好，一边去洗手，一边问：“饭做好了，你今天的动作够快的。”

梅好自豪地说：“那当然。我还做了你的最爱呢。”

魏来问：“麻婆豆腐”？

梅好：别告诉我你不爱吃面条。今天我心情好，给你做了手擀面。

梅好过去拖魏来：“快点，快点。”

魏来被梅好拖着走向餐桌，“什么好事呀，这么兴奋？”

梅好把筷子递给魏来，笑眯眯地，“我要是告诉你，你得夸夸我。”

魏来接过筷子：“那就快说吧，让我好好夸夸你。”

两人开始吃饭，魏来帮梅好夹菜，梅好则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连比带划地说：“你还记得那个让我痛苦万分的程序吗？”

魏来：“天天听你说，怎么不记得。怎么？解决了？”

梅好喜孜孜地点点头：“嗯。”

魏来兴奋地放下碗，把手举向梅好：“快，快，High Five。”

两人象小孩一样击掌，“yeah.....”

魏来自豪的一边点头，一边冲着梅好说：“我老婆真的是很聪明，再来，以饭代酒，祝贺你，干杯！”

梅好与魏来碰碰碗：“其实也不能全归功于我，是上帝点拨了我一下。”

梅好继续眉飞色舞的说着：“昨晚你都睡着了，可我怎么也睡不着。这个程序就象和我捉迷藏一样，一会儿钻出来让我思考，好不容易把它从脑子里赶跑了，一会儿又钻出来，都12:30了，我还是睡不着。后来我就作了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这个程序已经让我头疼好几天了，请你帮帮我，也请你让我今晚有个好的睡眠，明天好精力充沛地再和它叫劲儿。’完了我就真的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好。今早开车上班的路上，我正在听早间新闻，说加元又涨了，我还正高兴着呢，加元又能多换点人民币，到时回国花多好。唉，突然，我的脑子就好象被谁调了频道一样，那个问题又回来了，不过，很奇妙，很快就有一个我从没想到的方法在我脑子里跳跃着。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法就被构思好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激动，真想赶快飞到单位。到了单位，顾不上和同事打招呼，也顾不上喝咖啡，email也没去check，坐在电脑前，迫不急待的把我脑子里的idea输入电脑。在按回车那一刻，你知道我有多紧张吗？我还做了个深呼吸，一按，‘Bingo’。当我看到正确的运行结果，我都没法跟你形容我有多高兴，多激动，真的就象有无数的butterfly从我心里往外飞，那感觉太棒了！你说上帝厉害不厉害，还懂计算机程序呢。他还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反正我是相信上帝是真实的，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魏来避重就轻地说：“你也不错呀，也很聪明呢。”

梅好：“我承认我是有点小聪明，但是上帝绝对是有大智慧。”

两人聊着，吃着。

梅好看看手表：“呀！我不能再和你聊了。我得快点儿，还要去教会呢。”

魏来：“今晚你们干吗？”

梅好一边扒着饭，一边说：“圣诞晚会”

魏来：“噢。”

梅好放下碗，看着魏来：“你今晚和我一起去吧。”

魏来：“你们那些人我又不认识，还是你自己去吧。”

梅好：“安萍姐和许大哥你不认识？他们肯定去。安萍姐还在我们小组里夸你呢。说你有多么多么的帅，多么多么的里外一把手，所有人都特想见见你的庐山真面目呢。再说，你平时不去教会，圣诞节，怎么也得去一次吧。老公，就陪我去吧。”

魏来想想：“那，好吧。那你就快点。”

梅好快地往嘴里扒着饭，含含糊糊地应着：“ok, ok.”

魏来思考着：“我穿什么去你们教会呀？”

梅好满嘴是饭：“你穿什么都够帅。就这身就行。”

魏来马上说：“那怎么行，我可不能给你丢脸。”

魏来放下碗，站起来，：“我吃好了，去换衣服，你也快点，要去就别迟到。”

梅好见魏来去换衣服，侧身向观众，说到：上帝真是奇妙，安萍姐的家庭小组一直在帮我给魏来能够信主祷告。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开始的。不听怎么能信呢？不去教会怎么能听见呢？没想到，上帝能藉着圣诞节这个机会让魏来和我一起去教会，真是太好了！

魏来回到餐桌旁：“你看，怎么样？”

梅好看西装笔挺的魏来，夸张地瞪大眼睛，张大嘴：“天哪，太恐怖了。”

魏来疑惑地问：“有这么难看吗？”

梅好“不是难看，是太帅了。”

魏来有点不好意思地拽着袖子：“真的？”

梅好把最后一口饭扒完，站起来：“不行，不行，我也要打扮打扮，要不该配不上你了。”梅好跑去换衣服。

魏来：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家，一个温馨的，舒适的，充满情趣的家和一位非常可爱的妻子。

以前我们吵呀，打呀，闹呀，现在回过来再看，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按照梅好的话说：“圣经上说，夫妻结合，就从两个独立的个体合成了一体。既然我们俩是一体，那还争什么呢？谁赢谁输又能怎样呢？”这话有道理，对不对。

其实从理性上我对信上帝还有一些疑问，但是因着信上帝所带给梅好的改变，带给我们这个家的改变，和那些发生在梅好身上的许多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事，真的让我无法从感性上甚至是理性上拒绝上帝。

这时，梅好轻快地走向魏来，跨上魏来的胳膊，歪着头，笑咪咪地冲着魏来：“怎么样，够圣诞吧，这样，我们就很相配了吧？”

梅好：老公，出门之前，我想对你说，谢谢你对我一直的包容，忍耐，我会好好珍惜你，珍惜我们的家。

唱：最珍贵的角落 - 赞美之泉

第三部分 (part three)

场景：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为婚礼做准备。

梅好和魏来都打扮的特别漂亮和精神，梅好还淡淡地化了装，俩人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轻松地走来：

梅好：“今天，我们要结婚了，是二婚。哈哈。。。”

魏来：“嘿，严肃点。是这样的，今天教会要举办一次特殊的婚礼，是为象我们这样以前没有在上帝面前立过婚约的夫妻补办的婚礼。”

梅好：“自从认识上帝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我们两的关系是应该以顺服神为前提，在他的爱中我们才可以好好地彼此相爱。”

魏来：“我现在真的很爱我们的家。”

梅好：“我也是，”

梅好和魏来：“我们愿意让上帝作我们个人和我们家的主。”

梅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 教会自创

主持人：“请大家起立，友情今天的新娘们和新郎们入场。”

音乐：婚礼音乐。

牧师：互读誓言。

唱：盟约

牧师：“交换戒指”

点蜡烛。

唱：幸福纪念日 - 邵正宵

牧师的结束语

结束

合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